

## 時代的良心

● 林中林

高建國歷時十餘載，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，採訪了六十餘名有關人士，方寫成《顧準全傳》，可謂「十年磨一劍」。難能可貴的是，作者將二十世紀的歷史背景，與顧準的人生際遇進行有機結合，使顧準的思想軌迹一目了然。



高建國：《拆下肋骨當火把——顧準全傳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99）。

傳記作家高建國撰寫的《拆下肋骨當火把——顧準全傳》，於2000年1月在各地上市後，受到讀者普遍歡迎，出版一個月即兩次印刷，總印數兩萬冊，為目前不景氣的出版業所罕見。讀書界盼望一本文采與學理並茂，真實性、可讀

性、思想性兼具的顧準傳記久矣，如今可在《顧準全傳》中飽覽斯人風采。原來，作者歷時十餘載，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，採訪了顧準的直系與旁系親屬、領導、部下、同學、秘書、翻譯、鄰居、舊友等六十餘名有關人士，方寫成此書，可謂「十年磨一劍」。

顧準作為魯迅之後的傑出思想家，如今受到整個華人世界知識份子的尊敬。大陸學術界早已指出：

魯迅著作中有「現代中國民族魂」，是中國現代民族文化精神和二十世紀人類文明的結晶，是現代中國的百科全書。顧準著作中有「現代獨立自由精神」，他作為30、40、50、60、7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傑出代表，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，對魯迅之後中國社會、歷史、思想、文化所提出的最尖銳、最複雜的問題，作出了清醒的反思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。

然而，顧準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生道路，他的思想發展脈絡（包括他50-70年代的三次思想高峰），以及他作為一個人的悲歡離合，愛情、親

情、友情……如何和波瀾壯闊、變幻莫測的歷史風雲交織在一起，形成一幅可歌可泣的歷史長卷，我卻是讀完《顧準全傳》才獲知。正如《全傳》指出：是重疊的苦難和深重的憂患意識，造就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思想家顧準！難能可貴的是，高建國花費大力氣，將二十世紀的歷史背景，與顧準的人生際遇進行有機結合，且又穿插了許多極具權威性的黨史資料作為佐證，使顧準的思想軌迹和歷史長河的關係，顯得一目了然而發人深省。

譬如，據《全傳》記載，顧準初次勞改的河南省商城縣勞改營，居然就處於信陽專區「共產主義」過渡實驗區內。而信陽的遂平縣嵯岬山衛星人民公社，即是全國宣傳的「公社」典型。當年，中國有一句極其著名的話：「巴黎公社是人類第一個公社。嵯岬山衛星人民公社，是人類第二個公社。」公社的名稱，源於中世紀歐洲實行自治的城鎮。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，曾主張恢復公社制度。十九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，曾把試驗中的基層組織稱為公社——工農商學結合，組成一個生產與消費單位，一切財產公有。馬克思也把他設想中的共產主義基層組織稱為公社。而巴黎公社的名稱，則體現了城市自治與直接民主。時至1958年，中國如火如荼的向共產主義快速過渡運動，便以「嵯岬山公社」為重要發端。

無獨有偶。顧準所在的商城與遂平緊密呼應，又發明了「共產主義十四條」。《人民日報》頭版頭條報導了商城經驗。縣委王書記親自貫徹「十四條」，在因虛報糧產造成的饑

荒已經來臨之際，要顧準等「右派」勞改犯，毀掉一大片上等水田，建造體現「共產主義建設成就」的萬豬場，顧準的手不禁顫抖了……大量荒唐的行徑，終於導致信陽專區率先爆發慘絕人寰的大饑荒——史稱「信陽事件」。顧準身為1934年參加革命的老布爾什維克，目睹美麗的烏托邦形成極左怪胎；而他堅持追求真理又歷盡磨難，遂在痛定思痛之後，有了超前於同時代人的頓悟。他在文革登峰造極之時，深刻地指出：「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，天國是徹底的幻想。」「斯大林是殘暴的，不過，也許他之殘暴，並不100%是為了個人權力，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、終極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。內心為善而實際上做了惡行，這是可悲的。」

正如周揚生前深刻為言：那一代知識份子是最可憐的，倘與當時的主流不合，連進山進廟去躲一躲的可能也沒有！《全傳》以大量第一手素材，敘述了顧準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與無畏抗爭。顧準自述：「我不能想像孫冶方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，不能想像劉少奇是叛徒、內奸、工賊……」顧準在文革看不見谷底的黑暗中，發出擲地可作金石聲的誓言：「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！」他以戴罪之身、抱病之軀，艱難地跋涉在風雪人間、魑魅世界，卻率先從世界思想史的高度，剖析了文革和極左路線的複雜成因，為徹底避免人類浩劫文革悲劇重演，進行了科學的理論闡述。他這一貢獻的重要性，甚至超過他1956年在中國首次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。

孫冶方於80年代逝世前鄭重指出，他於50年代在中國提出價值規律，是受顧準影響的。今天，當人們深入思索中國的人文重建與制度改革時，不能不再一次為顧準在這方面的重大貢獻，深感敬佩與震撼！

中國經濟學泰斗孫冶方，於80年代逝世前鄭重指出，他於50年代在中國提出價值規律，是受顧準影響的。眾所周知，文革後，孫冶方的經濟思想深刻地推動和影響了中國的經濟改革。今天，當人們深入思索中國的人文重建與制度改革時，不能不再一次為顧準在這方面的重大貢獻深感敬佩與震撼！我和淚讀完《顧準全傳》，由衷地覺得，顧準當年忍辱負重，堅持活在那個紛亂骯髒的人間，正是為了完成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」的著作，以靈肉之軀，肩起黑暗的閘門，讓後來者到光明中去。這是何等悲壯而偉大的人生歷程啊！

以往多年，人們對顧準的子女在文革中與顧準斷絕關係，一向指責頗多。《全傳》作者與顧準的子女、胞弟等長談後，有了新的認識。在那個荒唐的年代，北京滿街高唱：「老子英雄兒好漢，老子反動兒混蛋，基本如此，鬼見愁！」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，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……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，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！」顧準是全國唯一兩次戴帽的「右派」，文革中的「反革命」。而顧準的子女要跟毛主席鬧革命，這便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中，一幕家庭悲劇上演的根本原因。《全傳》之中，顧準的家庭悲劇令人不忍卒讀而泫然涕下，足可警醒已經忘記文革，或不知道文革的人。為此，我要說：《顧準全傳》記錄得多好啊！這也是巴金先生倡議要成立的「文革博物館」裏一件珍貴的「文物」。

顧準遺著出版已十載，可是，

人們對顧準的思想遺產認識仍嫌不足。《全傳》對這座富礦進行了整體評估與多視角剖析。為《全傳》作序的王元化說，他讀後覺得對顧準的「認識還在延續」；「這才是踏踏實實的啟蒙工作，而不是把啟蒙當作空洞的口號」。《全傳》披露的翔實史料，也為「顧迷」們提供了新材料、新話題。我讀完全書，靜夜深思，唯見月光如水，起身獨自漫步，由衷地覺得，《全傳》認為「二十一世紀還是一個說不完的顧準」，實非凌空蹈虛之誑言，而是具有以材料說話的權威性的。

回顧「左」傾路線在大陸佔上風的時期，多少知識精英被無情摧殘。老舍自殺，胡風發瘋，陳寅恪緘默，消沉蹉跎者更不在少數。在這一重要的歷史時期，也有一個罕見的例外，那就是顧準。正如《全傳》所說，與其說顧準的遺著是先知先覺的智慧結晶，勿寧說是中華苦難母親用乳汁哺育出的赤子，以生命和心血凝聚的體驗與忠告。顧準的著作是入世的。然而，入世的（特別是走上仕途的）知識份子，難就難在如胡適所說：「不降志，不辱身，不追求時髦，也不迴避危險。」如斯者，需付出常人不能承受的代價。而對真知灼見的獲得，亦在這一過程的完成中。正是顧準，洗刷了一代知識份子的恥辱，為中國知識份子恢復了應有的光彩，爭得了歷史的尊嚴和人民的驕傲！倘若共和國沒有顧準、張志新、遇羅克、彭德懷以及張聞天等為真理無畏抗爭、為真理蒙冤而死的思想先驅，文革後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不能想像的，改革開放也是不能想像的。共和國

顧準遺著出版已十載，可是，人們對顧準的思想遺產認識仍嫌不足。為《全傳》作序的王元化說，他讀後覺得對顧準的「認識還在延續」；「這才是踏踏實實的啟蒙工作，而不是把啟蒙當作空洞的口號」。

不應該忘記他們的名字，與他們的足跡留下的啟示。

高建國是長期撰寫傳記與紀實作品的作家。1981年，他即曾撰寫《悲劇人物陳布雷》，為大陸第一部陳布雷傳記。前年，他採寫的《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——近訪劉少奇、彭德懷、陶鑄、張聞天、瞿秋白的親屬們》，受到社會各界普遍好評。

這次，他以力作《顧準全傳》回答了社會各界的期待。

去年是顧準逝世二十五周年，也是《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》首版十周年。上海文藝出版社的《顧準全傳》，為這位中國知識份子的優秀代表，奉上了一束永不凋謝的鮮花。「青山遮不住，畢竟東流去」，歷史進步是不可阻擋的。

## 星空背後的事實真相

● 彭 濤



胡舒立編著：《新金融時代：今日中國資本觀察》（北京：中國物資出版社，1999）。

中國接近真正現代化意義上的金融運作機制始於改革與開放的中期，在這一宏大背景下必將是與其他經濟實體互動且不斷修正，以期達到參與國際金融遊戲所需要的資格，下一步就是遵守遊戲規則，在國際資本市場上作秀的任務了。這一任務的實施主體無疑是中國的企業，但中國企業「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」的致命弱點注定了大多數中國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扮演悲情角色。如何扭轉中國企業的尷尬地位？除了企業自身經過交學費的必經階段之外，一些引導亦有存在的價值，胡舒立的《新金融時代》便是這一思路的產物。

在《新金融時代》一書中，第一篇「中國融資風雲」大致上可看作是

中國企業「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」的致命弱點注定了大多數中國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扮演悲情角色。在我看來，這是由中國改革的內在邏輯——摸着石頭過河——的必然性決定的。